皇明政要

明政要卷之十五

勤政事第二十九

洪武元年

太祖皇帝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劉炳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洪武二六年九月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爾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元末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提孤軍應徼之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戮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焰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

且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殺身滅名今

曆數已在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

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爲樂爾等

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泆之事

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洪武十年九月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

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

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以曰耄期倦于勤

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然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何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奬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

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永樂元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州地迫邊鄙當置守備且則出與群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討議

上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

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伺外朝事畢方得處置間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繁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確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永樂四年七月祀

太廟

太宗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畢

太宗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時

乙五鼓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須少息
太宗曰朕常在宮中周思庶事或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
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
嘗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
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
治勤之為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
天順二年
英廟謂學士李賢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齊潔

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宜服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
裁政事游觀於大臣者則咨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
訖回宮進膳從容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
嘗敢至晚而休若
母后處每旬于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
命左右乃日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
政莫不皆然願
身其精衰堅如金石可以副至大堯舜之道而為堯

舜之君矣

上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

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

社稷蒼生之福也

節財用第三十

丙午十二月典膳者以宮室圖來進

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

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爲雕斵昔堯之時茅茨土階樸

桷不斲可謂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可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洪武元年八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啓華靡之

邀泰以奢亡[illegible]以儉王天下也

洪武元年十二月

太祖皇帝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洪武二年十二月中書省臣奏請修後堂

太祖示諭曰土木之興連歲不息今又欲爲此能不病民
尉使民力稍舒爲之未晚也
洪武八年九月詔改建大内宮殿
太祖與皇帝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
當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
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
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
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勅所司如朕之志
洪武[illegible]年十一月

太祖以奉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非逸厥志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爲之亦未嘗過度宮壼之間

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澣濯之衣凡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

情所欲節儉者富貴之[illegible]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爲萬世子孫之法

太祖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

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若或過度何從辦集侵

漁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以洪示節儉庶幾無悔

永樂十二年十二月一日百官奏事

太宗皇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

有贊聖德者

慨然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

毋輒准吏進青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

常守

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休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楊士奇新改華蓋殿大

學士謝

恩畢聞惜薪司奏准循歳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為宮禁

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汝華蓋學士來奏事必
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
陛下幾兩日令聞惜薪司傳
旨賦棗冬什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
急遽以遽洽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
宣德三年四月行在戶部奏內府供用庫歲用香燭

銀硃等物九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官錢買辦

上曰所買太多亦用太侈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聞買物

支官錢近時爲有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無

踰前數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李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

軍官俸帶開銀亦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

冗食今一衞已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錢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六戶

部議一日

上召賢同吏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復令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宜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且要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今止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會

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卷之十六

貢獻第三冊一

蓋二月方國珍遣檢校崔敬以金玉飾馬鞍轡來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

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卻其獻

洪武元年夏四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

之娛翫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為用物但未有

命西番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二十年十一月潞州進人參

太祖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刈穫之際親往觀之旣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

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

務豈以口腹累人哉朕甞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
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永樂三年三月琉球國進閹者數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臣曰
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勑止其再進
上曰諭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媚
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絕人
類乎竟還之
永樂四年十月回回結牙思進玉椀

太宗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諒亦有之但意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今受之必應厚養之將有所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貢胡入貢西人受苦乞罷其貢

仁宗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言奉使西域故其悉而弗卹陝西人有不悉邪為大臣當存國體

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驗所言其從之

宣德元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

朝廷近差內官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

擾供給繁勞

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

上諭尚書吳中等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與

今詔書已罷買諸物若買已完者即令回京未完者悉

皆停止

宣德二年十一月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通事金玉

振等請進松菌及臘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朕嘗言獻頻數已非朕所欲又獻松菌及鹿脯食物也亦為何所用縱為奇獻古人所戒可諭其僚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

節儉第二十二

吳元年夏四月

上諭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等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而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基對曰今用師

節以資用然後民所依不可缺也
上曰務請行民之財在均以用於法制其常賦于國家愛
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任掊斂
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為之計
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袪末則國
計可以優約其對曰臣愚所不及上下兼足之道仁
政之本也
永樂元年八月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
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吏皆當罪之

太宗曰職役有經制令人耕種必先從下者地里有遠近之異未可槩論任人長民者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可急責於民急責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

太宗諭戶部尚書郭資曰今東南北直隸并山東郡縣水旱之處粮芻皆無所出而有司徵索不已甚為朝廷斂怨其悉蠲之

太宗諭尚書吳中曰比聞工部差人催辦諸事多有暴酷

傷人命者有不可已者亦當從容使人措辦若暴酷逼
迫責爲歛怨失人心痛治之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强其所無比年
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
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科歛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
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湧數十倍加以不肖
官吏夤緣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
餘悉肥下人今宜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

地計畝並之一若仍踵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
不宥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獻縣等處雨水沒田稼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農民勞苦至秋成為水所傷既
不自給不可復徵其稅其遣人覈實今歲糧芻悉蠲
之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山西渾源州奏民逃徙者百
餘戶其荒田稅額未除請以均分見在之民
仁宗曰民窮甚故逃今以分見在之民是欲其皆窮而逃

也命戶部速除稅額若民有願耕者或逃者復歸願
耕則三年後徵稅
洪熙元年閏七月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
計九千疋請下蘇州杭州等處織造
仁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
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毋以
恤民為名卿等其體此意
宣德元年七月以山東無麥下詔免其夏稅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山東民食大半仰麥今久不雨

麥已無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其夏稅但舊聞詔
書所蠲戶部徵復催徵或云已收在官或云災傷未
甚多方泥格致
朝廷失信於民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伊尹作相一
夫失所若撻於市凡國之大臣宜體此心慎勿復蹈
前弊
宣德二年正月漢州綿竹縣民奏世以採捕為業歲
納麂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
廢地皆為良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逋負乞賜寬恤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田野間人民衆多好事雖詞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宣德二年八月行在戶部奏徵歲川馬草

上曰古者納總納銍有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宣德三年八月行在戶部奏光祿寺明年所用廚料請如例買之民間

上曰光祿供祭祀賓客之需固不可缺然與其多取於民

莫若儉以足用爾等宜斟節不可過中
宣德二年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遣官閱孳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成效國家立
法固有定額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嘗下令免償未嘗
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
費甚可憫也爾等但舉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
宜寬恤之
宣德九年五月行在戶部奏昨江西宜黃縣耆民李
崇政等言縣民連年遭疫死亡者多官田重租難以

徵納乞如舊例折納土産苧布以爲民便

上曰舊例折布正以租稅重故也況今民多死亡何忍復徵米使生者重困乎宜從其言

皇明政要卷之十七

課農事第三十三

戊戌春正月遷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

任之意
吳元年十一月
太祖出觀
圜丘時世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
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
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
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
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

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横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洪武元年十一月

上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撫祚以來悉脩先王之典而籍田爲先故首舉而行之以爲天下勸時監察御史衍屘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
乎故后稷樹蓺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
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
以來春舉籍田禮
洪武二年五月
太祖皇帝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
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
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
辛苦若是爲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爲人洞

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為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思農夫之苦朕為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洪武十二年八月遣使齎敕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敕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且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

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其時誠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洪武十八年九月

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

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絶其弊也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命天下種桑棗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習飽即忘饑煖即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

太祖至後苑觀稼
上曰農事成矣宋濂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生民之辛苦實盛德也
永樂四年六月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
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舟楫不通自
今請用民力接運
太宗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少暇日假令自
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
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

時候十二月農隙却令運赴南京着爲令復顧侍臣

日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永樂七年

太宗東駕巡狩北京以

仁宗隨行道途所經過田家徧覽農具及其衣食且諭以

農民勤苦之事曰此爲帝王者不可不知也遂作務

本之訓以授

仁宗具言農事之勤苦王業之艱難與凡無逸祭祀爲政

睦親宥令賞罰內治外戚寺人飲食防衛理財等事

曰此帝王切要之道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

仁廟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田法甚善並用心不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旣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法

仁宗皇帝過鳳陽謁
皇陵畢周覽陵旁見
仁祖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
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
宣德三年四月民有建言
朝廷當以重農為首務者
上顧謂侍臣曰此言有理國家重農則百姓得盡力天下
富庶古人重農莫如周后稷以教民稼穡開國公劉
克篤前烈文王時耕者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幽

風以戒成王備言農事當時民用阜成治協泰和周以下莫如西漢高帝因賈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餘年勤勤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以土木兵戈勞民至其末年亦知勸農作以休息民故於西漢之末朝政雖有闕失而百姓安業自若天下富庶幾二百年成周享國過於夏商王莽篡漢終以民心不忘而復之養民之功大矣朕於斯事蓋寢食未嘗忘也

宣德五年十二月罷採木之役

上諭侍臣曰爲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秉

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實不妨農業遂命
書移諭尚書李友直等凡已採之木隨處堆集量夫
悉罷遣歸農

宣德七年九月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
中惟農最苦

上曰朕亦知之朕嘗歷田野織婦採桑亦有蠶繅絲製帛盡
求而後成是亦甚艱苦侍臣同惟
陛下明聖知民之艱難及此已而又曰

上出蠶織賦織婦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爲圖揭於宮掖布之臧果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賑荒欵第三十四

洪武三年春正月西安鳳翔二府饑者民宋昇等來訴

上即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須運粟以濟

惻然曰民旦暮待哺猶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以濟必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見其患益甚即命戶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給凡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洪武中貴震為漢中知府多善政大軍平蜀後陜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是時府倉儲粮十餘萬石震與僚屬謀曰民饑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儲尚多吾欲發以貸民賑其饑荒俾秋熟還倉則易陳為新何如衆以為然即日發倉令民受粟

以狀

聞由是郡中僥竊之法與勝境之民多來歸者震皆令占宅自為保伍驗丁給之贍所活者甚衆因籍為民得數千家其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後以事被逮至京

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

永樂元年十二月山東刑部尚書鄭賜等奏真定棗強縣民初復業加以蝗旱瘡殘者衆今天寒乞遣人

覈實賑濟

上曰民困如此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即無及矣令速

人數實展轉往復非四月不得民命迫於旦夕矣

待乞令戶部速遣官往賑之又令監察御史巡按監

督賑恤具實以聞

永樂三年三月淮安邳州言民饑甚計其口數請得

粟九千石賑之

上惻然曰此可給三月耳秋成之期尚遠若止給三月猶

不免於餒死國家於惠民豈可爲旦夕計令戶部當

數給之

永樂七年三月[illegible]都[illegible]文廣[illegible]給事中杜欽啓潁州

及穎州衛軍民缺食請發廩假貸

仁廟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
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急發廩賑之勿緩

永樂九年七月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六
十五戶給粮三千七百石有奇

太宗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歛凶年
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
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
五六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縱逸遂至滅亡

前察具條令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撫令失
所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廟在東宮駕特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
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為食
仁廟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
釜傾什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
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徹所食賜之時
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

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
今年秋稅
仁廟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
口數近地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
緩執中請每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廩
見
上當自奏也
宣德元年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食甚艱公私無
儲獨函關驛頗有儲粮欲申明待報然後給濟然民

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粮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民俟
秋成還官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善朕聞近年有司不體
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救濟失時知縣
急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卿毋拘文法責其
擅專
宣德三年閏四月行在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
山西饑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
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
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
處纖悉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
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
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廩給
之隨所至居住禁有擅遣逐者罪之

脩武備第三十五

戊戌十一月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以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

癸卯九月

太祖皇帝平陳友諒還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

廟論功行賞因兵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據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逸令勝之識未喻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强人各一心上下猜疑料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遣勞於東明日又馳

鷙於西失衆心矣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甲辰秋常遇春兵至贛熊天瑞固守不下

太祖皇帝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一則可爲未附

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其降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類見遇春等傳

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未幾城降

乙巳春

太祖皇帝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

分隊習戰勝者賞銀拾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上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捷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爾時賞賚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兵多冗濫者故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

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甚對曰臣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乃謂甚曰兵者詭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常親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適其變

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乙巳八月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祭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疆力數侵此之疆場頻肆將連歲征討克服兩淮

之地今淮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苟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

吳元年十月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大河北取中原

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
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處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
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
彬率武昌荆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
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
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
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
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

忠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向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争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彊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鋭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

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
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
衆心審進退之機達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
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
司命立威者務任勢者彊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
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
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
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宜力於山東今用師
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

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親附之士一月驅之野戰有一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遣籌

拜命辭出

洪武元年七月

太祖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乃諭之曰初與卿等率衆渡江拯援除禍亂以安天下令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鬬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數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塗炭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

恤民艱天厭其[illegible]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
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殺戮違天害民朕實不
忍爾諸將軍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
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
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
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行

永樂元年十月

上謂忠誠伯茹瑺兵部尚書劉儁曰昔
太祖高皇帝嘗戒敕諸將校曰軍士家屬既衆月糧有限

衣食不足不免饑寒加以汝等無惻隱之心侵漁私役往往逃亡缺伍故當時私役者每一名追工錢一千貫仍論其罪朕今切慮內外將校不能撫恤軍士比昔有加所以逃亡者衆自今計其逃亡之數以論罰如百戶有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降充總旗四十人降充小旗五十人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遍降一等皆如百戶之例

永樂四年七月

太宗皇帝命成國公朱能等征討安南黎賊臨遣諭之曰
前安南王陳日煃在
太祖皇帝時率先歸順恭脩職貢始終一誠我國家亦待
以優禮安南之人皆受其福日煃死其後王為賊臣
黎季犛所殺篡奪其位僭稱大號殺陳氏子孫殆盡
放兵四劫攻擾占城侵我邊境邀殺朝使傷害官軍
而暴征横賦虐其國人國人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恭天之命子育萬民不敢不征特
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勢如

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所必獲其脅從其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此心毋養亂以玩寇毋毀廬舍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來降有一於此雖有功不宥爾其慎之毋冒險以輕行毋貪利輕進其愛恤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敬慎戢之以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其往勉之能等頭目受命復遣使齎

勅諭西平侯沐晟曰昔爾父事

皇考累效勤勞撫西域定雲南功績偉然既沒之後越等追封爾兄弟繼襲其侯爵爾受一方之寄者數年邊境安輯良有可嘉然以文之大小貞白立功烈今命爾為左副將軍副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征討安南黎賊爾當勉盡忠勤和以辯事建非常之功以光先人以啟後嗣爾其懋哉夫智信仁勇嚴為將之道也畏懦則償事妄攖則罔功必務深遠之謀毋狃目前之見毋驕于小得必戒于私聽則有以稱朕之委任爾其懋哉

永樂七年春三月

仁宗征東衛都督譚青率官軍赴北京陛辭

仁宗諭之曰為將宜號令嚴明部伍整齊近聞軍士在外往往暴横擾民剽奪財物此皆為將不能約束之過夫兵以除暴衛民今乃為暴虐民可乎其戒約之毋自取罪責

永樂十一年四月

太宗皇帝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大學士楊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既安則耕不違時何患兵食之不足哉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

太宗以征胡寇

車駕次開平遭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

上遙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其功名撫

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以赴深谿

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爲國家除殘去

暴奈何不恤

儆撫虞第三十六

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嘗大宴羣臣宴罷因諭之曰朕初本布衣以有天下

實由

天命當羣雄並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而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旣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

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儆戒哉

洪武二年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府并澤州各獻瑞麥羣臣皆賀

太祖曰朕爲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

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産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内空虚民力困竭後雖欲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

昔舜有卿雲之歌臣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
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
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
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驕矜侈心生則戒慎之
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洪武二十二年夏六月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也行於峻坂
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

卑歸治本猶可不慎

永樂二年九月周王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惟縣

太宗既罷朝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祗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侍臣曰

聖志如此所以上格

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王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爲祥

在朕更當加慎

宣德元年十二月

宣宗御奉天門謂侍臣曰今四夷順服邊境晏然古人嘗曰儆戒無虞又曰禍生於懈怠若守邊將士稍起怠心少失防閑將有意外之患遂遣璽書戒勵緣邊守將令盡心防守不可怠忽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楊士奇家前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惶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惶懼言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士奇曰

此居且弊當爲爾葺理士奇叩頭懇辭曰

陛下宮殿未建臣必不敢當且

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

不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旦遣太監范弘出問士奇
車駕幸臨扃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愚臣迫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
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靖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若不微行乎士奇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竊
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
胥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

尉亦愛服如盜入盜羣真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
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此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白金文
綺士奇明旦入謝
上諭以盜謀且曰至愛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楊士奇曰今日之事當寬恤者何士奇曰事有當變
通者不宜款一如逃民已久
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盡喪非但歸無所資又有公

私債負之積若久能安所在官司又不能容則往往

逃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至著益有可慮須得

恩言下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

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為民官給空閑田廬處

之免差役三年然以安其危弭患於未萌

上曰此事須行蓋在彼在此皆朝廷之民何須定遣之歸

但得人安足矣